



Mark Twain

说谎这门艺术

[美国]

马克·吐温 | 著

世界大师散文坊

说谎这门艺术

〔美国〕马克·吐温 著

唐慧 叶雨佳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谎这门艺术 / (美) 马克·吐温 (Twain, M.) 著;
唐慧, 叶雨佳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034-9

I. ①说… II. ①马… ②唐… ③叶… III. ①散文集
— 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2991 号

书 名 说谎这门艺术

著 者 (美) 马克·吐温

译 者 唐 慧 叶雨佳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特约编辑 聂 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034-9

定 价 3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圣瓦格纳神坛之上◎001
- 烟草漫谈◎016
- 珍之死◎021
- 神谕的破译◎035
- 对库伯的文学批评◎046
- 重现历史◎060
- 难以忘却的刺杀◎074
- 说谎这门艺术◎087
- 奇特的历史碎片◎095
- 字母表◎103
- 我生命中的转折点◎110
- 威廉·迪恩·豪威尔斯◎120
- 普利茅斯石和清教徒◎130
- 伟人的遗言◎137
- 战争的祷告◎143
- 华盛顿将军的黑人侍从◎147
- 儿童出版物给我的启示◎152
- 一篇有趣的文章◎157
- 巴黎笔记◎167
- 密西西比河上的风光◎171
- 蜜蜂◎180
-

躺在床上才危险◎184

新英格兰的天气◎190

理发师◎195

一次心痛的经历◎200

婴儿◎204

给年轻人的忠告◎208

腔调传达委员会◎212

人是什么◎216

圣瓦格纳神坛之上



拜罗伊特^①，1891年8月2日

正是在纽伦堡^②，人们掀起了音乐的狂潮^③，疯狂的人潮汹涌赶至北部的拜罗伊特小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如此庞大、兴奋而拥挤的人群了。他们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全部登上火车，这也是我们在欧洲见过的最长的

① 德国城市，位于纽伦堡北部。

② 位于巴伐利亚州，德国东南部城市。

③ 拜罗伊特音乐节或称理查德·瓦格纳音乐节，是一个音乐节和歌剧节，每年一度在为瓦格纳乐剧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举行。音乐节由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所发起，1876年8月13日首次开幕。自此每年都会在此演出瓦格纳十部乐剧。

火车。在过去大约两周的时间内，我们大概每天都能目睹这种景象好几次。这两年一度的朝圣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朝圣就是朝圣，信徒们从地球的另一端赶来，在麦加圣地膜拜他们眼中的先知。

如果你住在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或者美国的其他任何地方，而且打算五月中旬前启程去拜罗伊特欣赏两个半月后的歌剧演出，你必须赶紧拍越洋电报预订，否则就没座位了，当然也要预订住宿。如果你极其幸运的话，应该可以预订到最后一排的座位，还有位于城区边缘的住处。如果你想要通过写信预订的话，那就不要指望了。在纽伦堡，很多人事先没有订好座位和住处就前去朝圣，结果他们在纽伦堡一无所获。他们在拜罗伊特的街上悲伤地走着，来到纽伦堡发现既无栖身之所，也无立足之地，只好整夜在那些古雅的街道上晃荡，等着旅馆开门。等到客人动身乘上火车，旅馆才有空的客房给他们这群失望沮丧的兄弟姐妹。在横跨欧陆的火车上，他们忍受了三四十个小时的劳顿之旅，其中伴随着焦虑、疲劳和经济上的困窘。别人都在梦乡时，他们只得在这两个城镇的后街小巷漫步，自艾自怨。虔诚的他们没有达成期望，为了返程却还得重新经历一次那种苦不堪言的旅程。这些丢尽颜面的落魄者，就像湿漉漉的猫一样，浑身显出一副脏乱不堪的倒霉模样，眼神无精打采，脑袋都快耷拉到地上了。如果他们来拜罗伊特没找到住处的话，所有好心人都知道他们碍于面子会撒谎，也不愿意去帮助他们。

那是个礼拜六，阴雨绵绵，大概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到了这里（拜罗伊特）。当然我们是聪明人，提前几个月就预订好了住宿和歌剧座位。

我不是一个音乐评论家，来这也不是为了写有关歌剧的文章，或者评判其价值。拜罗伊特出生的小孩，在这方面个个都比我更富感情与才智。我只想带四五个歌剧的朝圣者来，与我一同欣赏并享受这些歌剧。我给大众所写的这些

关于这次表演的文章，就像一只猫对一位国王的观感一样鄙陋，不存在任何说教价值。

第二天是礼拜天，午后时分，我们起身前往歌剧院——瓦格纳的神殿^①。这座伟大的建筑，孤独而傲然地耸立在城外一处高地上。有人提醒我们说，如果四点钟以后到达，就得额外缴2.5美元。幸而我们赶在四点以前到了——这真是在欧洲唯一能省钱的机会了。剧院前熙熙攘攘，女士们衣着华丽，太阳和她们相比都黯然失色了。我可没说女士们穿着礼服，她们并没有穿。晚礼服虽然漂亮，却并不性感。

剧院的内里布置得非常简朴。当然，这里也不需要多彩与装饰。人们都坐在黑暗之中，舞台在梯形的观众席旁边。两边各有一条过道，剧院中间则没有过道。每排座位呈一条连续的曲线，从剧院一侧延伸至另一侧。七个方向各有一个入口，后面有四个入口，十八扇门可以供一千六百五十人出入。进出的门牌号都印在票上了，你只能从票上显示的门口进入，这样就避免了拥堵和混乱。任何一扇门的通过人数都不会超过一百人，这比通常（而且无用）的复杂防火措施要好。它是全世界剧院中的典范，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清场。就算是用火柴建成的，它也安全得很。

如果你的座位在某一排的中间位置，而恰巧你又迟到了，那么你就不得不越过大概二十五个人。不过这丝毫不麻烦，因为满座之前大家都站着，只要几分钟就能进场完毕。接着大家一块儿坐下，一千五百人形成从后到前直至舞台的陡峭斜面。

所有灯光调暗，暗到观众们都坐在一种深沉肃穆的阴暗之中。衣服的窸窣作响和人们的低声交谈都很快消失，这时连一点儿细小的声音都不剩了。这深

① 拜罗伊特瓦格纳节日剧院，又称拜罗伊特歌剧节剧院。





刻而愈发感人的静穆持续了一段时间。如果有音乐、布景或演说的话，这应该是最好的准备时间。我觉得我们的戏剧艺术家很久以前就发明或者借用了这种简单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方法，来集中和保持观众的注意力。而与此不同的是，时至今日，一场演出的开幕就如同开始一场激烈的竞赛，嘈杂而混乱，观众们又心不在焉。

终于，轻柔而丰富的音符从遥远而神秘的黑暗及静谧中升起，死去的魔法师开始在坟墓中施展法术，他的魔力充盈着信徒们的灵魂。在这幻想中，某种东西给人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这种特质，即便是对于那些故去的作曲家来说，也能激发他们的情感，令其感受到这里发生的一切。这些圣洁的灵魂中隐藏着他脑海中流淌着的思绪，这些思绪前所未有、不为人知。

整个前奏当中幕布都是拉上的，剧院一片黑暗。这真是精致优雅的饕餮盛宴。但是理所当然地，紧接着就响起了歌声。我认为，对于没听过歌的观众来说，没有比略去演唱部分更能使一部瓦格纳歌剧更

加完美和令人满意的了。我希望能看一次无人声的瓦格纳歌剧。那样我就能全身心地沉浸在舒缓的管弦乐里，陶醉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漂亮布景中。而且在一部瓦格纳歌剧中通常不会有激烈的表演，无人声的表演则不会有损这些享受。照理你所见的一切不过是一些沉默的人，其中一个站着不动，其他的在捉飞虫。当然我不是真的说他们在捉飞虫，我只是指那些惯常的歌曲手势。演员遵守着规矩一言不发，一只手伸向空中，另一只则表现得像是在捉飞虫一样。

现在上演的这部歌剧是《帕西法尔》。瓦格纳夫人不允许此剧在拜罗伊特以外的任何地方重演。三幕中的第一幕时长两个小时，尽管有演唱部分，我还是很享受。

我相信我和其他人一样，都知晓在人类所发明用来传达情感的载体中，演唱是最优美动人、意蕴深远的载体之一。但是对我来说似乎歌曲最重要的是旋律、曲调、节奏或者随便任一种东西，一旦失去这个特质，剩下的就只是一幅没有色彩的图画。在《帕西法尔》的演唱部分，我没发现任何足够称得上是节奏、曲调或是旋律的东西，同一时间只有一个人用通常庄重的高音演唱，但他只是拖出一些长音符，然后一些短的，然后另一个长的，再然后是一两声尖、快而突然的叫喊，如此往复。当他唱完你会发现他所传达的情感，甚至都不足以弥补他带来的烦扰。也并不总是这样，但是通常如此。他们可以让两个人偶尔来一次二重奏，声音混合在一起。但是不，他们不这么干。深谙如何使一百种乐器相互协调，用灵魂共鸣出悦耳乐声的杰出大师，在演唱的部分也只能处理沉闷的独奏。也许他很深刻，往歌剧中加入演唱只是为了与音乐形成对比。歌唱！这样称呼似乎并不妥当。严格说来，这基本是一种令人生厌的间隔。不管多么轻松愉悦，肢体表演的间隔都会使无知的人感到厌倦。在《帕西法尔》

中有一位名叫古奈曼兹^①的隐士，站在舞台上的一处以小时为单位演唱，而剧组里一个又一个的角色竭尽全力地忍耐他，直到退场。

晚间时分，观众有两段休息时间，分别是第一幕之后的四十五分钟和第二幕之后的一个小时。这两次幕间休息观众都要全部离场。事先在独立餐厅订座的人可以前往餐厅愉快地用餐，剩下的一千多人就得饿肚子了。歌剧晚上十点左右结束。我们回到家里时，已经快过去了七个小时。七小时对于一张五美元的票来说绝对物超所值。

幕间休息的时候，我在人群中遇到十几个来自美国各地的人，其中最熟悉瓦格纳的一个人说，观众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帕西法尔》不怎么样，但是多听几遍以后，它几乎肯定会成为大多数人的最爱。看上去这好像不可能，但确实就是这样，因为这是不容置疑的权威们的说法。

我又发现了一些更深入的信息。我在地上发现了一本德国音乐剧杂志，其中有一封信，写于三十三年前，署名尤立科。这信完全是针对我的，是对我诋毁对所谓演唱部分的不足而做出的批评。这封信为瓦格纳做出了辩护。尤立科写道，瓦格纳写出了“那些热热闹闹的音乐”，因此“演奏出来、发出颤音，‘过分华丽的辞藻’被他抛弃”。我不明白“过分华丽的辞藻”是指什么，但现在我知道，这是被这些歌剧省掉的东西。而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这样怀念过这些歌剧。尤立科还说，瓦格纳写的歌是真实的，“简洁有力，掷地有声。”对于《帕西法尔》和其他一些歌剧，这都是很好的描述。如果我看懂了尤立科的晦涩德语，那么他为《唐怀瑟》^②里的优美旋律道了歉。很好，现在瓦格纳与我

① 《帕西法尔》中，圣杯守护骑士团中资历最深的骑士。

② 全名为：《唐怀瑟与瓦特堡歌唱大赛》(Tannhäuser und der Sängerkrieg auf Wartburg)，是德国作曲家理查·瓦格纳的一部歌剧，属于拜罗依特音乐节上演剧目。

可以互相理解了，或许我们还可以相处得更好。我可能不应该再用美国式的发音念他的名字，而是都按照德国的发音来称呼他，因为我现在对他持有完全友好的态度了。一旦和某个人和解，我们是多么想要抛开那些多余的束缚，念对他的名字啊！

当然，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即使之后纽约会上演其中一两季，好几个部分还都是同样的演员，也许还有同样的乐团，为何美国各地的人仍然不远万里来听这些歌剧？我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其中的答案。

今天是星期二。昨天他们上演了我的最爱——《唐怀瑟》。无论何时何地，这部歌剧总能令我为之疯狂兴奋不已。第一次听它的时候，我还年轻。最近一次它在纽约的德国季演出。昨天我很忙，知道过几天还有一次听的机会，本来没想去，但是五点之后我清闲下来了，就走去了剧院，刚好赶上差不多第二幕开头的地方。我的票是前排的，所以我得穿过安保人员和观众，我寻思着坐下休息一个多小时，等待第三幕的开始。

过了一会号声响起，观众们纷纷涌进剧院。我得说，这进场的号声是这儿的亮点之一。你看，剧院是空的，几百人的观众从餐厅进场。在歌剧拉开帷幕之前的一刻钟，提醒进场的号声吹响。这一对身着制服的号手迈着正步出场，号声激越雅致，下一幕的主题从中也可窥见一二。接着他们行进到另一个门口，重复一遍。过一会他们又再演奏一遍。昨天第二通号响之后，剧院前面只剩下大概二百个人了。本来半分钟内他们就能进到场内，但是发生了一点延迟。我估摸这是世上唯一一件可以确定的事，他们头顶的包厢上出现了一位皇室的公主。他们停下脚步一动不动，在一种感激而陶醉的恍惚中行注目礼。不久这位公主意识到她得消失，观众才能进场，于是她回到包厢里。这位公主非常漂亮，面容和蔼，没什么腔调，大家都认为她和平民百姓一样充满悲悯之

情。公主有好多种，这一种最为有害，因为无论她们去哪，人们都因她们而拥护起君主制来，这就阻碍了文明的进程。高贵的公主，迷人的公主，其实都属独裁者一类。她们仅仅凭着自己的仪态，就像狡猾的诡辩家一样，以皇室之名编造出借口搪塞了一切的质疑。这位公主的丈夫在位期间盛极一时，但他生活堕落，咎由自取，在丑恶中结束了一生，并像上帝一样被厚葬。

观众席的后面是一个阁楼，有点像是开放的画廊，这里展览着王子们的像。对观众来说这儿是神圣的，是圣地中的圣地。他们进场一旦快要完毕，站立的人群就转过身，无声、渴望、崇拜而悔恨地注视着陈列着的王子们，如同忏悔的信徒们仰望天堂。他们全神贯注，迷醉不已，沉浸在膜拜之情中。哪儿都找不到比这更可悲的奇观了，不远万里来看这一景象确实值得。他们注目的眼神不同于注视着维克多·雨果、尼亚加拉大瀑布、史前巨象的骨架、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雄伟的金字塔、天空中远处维苏威火山冒出的烟，亦或是任何你闻名已久的天才人物、非凡成就者、见诸书籍照片的那些东西时那样。不，那样的注视只是出于好奇、如同沉浸在甘甜的美酒中，一见之下就满足了一生的渴求。满足，只有这个词才贴切。看到雨果和史前巨象之后仍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好奇，但看到的第一眼却远不能感到那样的狂喜。对王子的兴趣则不一样，可能是艳羡，可能是崇拜，毫无疑问两者兼有。光看一眼不能满足，甚至都不能有效地减弱这种渴望。其本质可能是出于人们格外偏爱靠幸运而非努力就能获得的事物。在路上捡到的一美元比你不得不去赚的那九十九美元更让人满足，牌局或入股赢得的钱亦然。一位王子获得地位、权力、永久的休假和无偿的支持，纯粹是出于偶然——与生俱来的偶然，他在贫贱卑微的人们眼中却意味着非同寻常的幸运，因此他永葆无虞的幸运便成了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百万富翁也可能变成一无所有的乞丐；杰出的政治家也可能犯下重大错误，被

遗忘抛弃；常胜将军也可能在关键一战中一败涂地，名声不再。但王子却永远是王子，是人造的上帝，境遇困难、生性无耻、头脑简单或是言辞愚蠢都不能推翻他。任何国籍、任何年龄的人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世上最宝贵的东西是对一个人的敬意，无论这敬意是不是他应得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因而王子的宝座就成了人们最向往的位置。我觉得这也让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所谓篡位成了最可被原谅的罪行。不就是篡位吗？

当然，王子对欧洲人来说和对我们来说是不一样的。没人要求我们像对上帝一样对待王子，所以看一眼基本就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下一次再见也不会有多大的兴趣。我们想看点新鲜的，欧洲人则不然，这一点我很确定。对他们来说见过的也一样新鲜，从不过时。十八年前我在伦敦，那是一个十二月的下午，阴沉下雾，我应约去一个英国人家中拜访他妻子和已出嫁的女儿。等了半个小时左右，他们回来了，冻得不轻。他们解释说遇到了意外情况：经过马堡大厦附近时，碰到的一大群人告诉他们威尔士亲王^①就要驾车出行，所以他们纷纷驻足翘首以盼。他们在路边等了半个小时，和围观的人们一块饱受寒风，可最后却大失所望，因为亲王改变了主意，没有出行。我大吃一惊道：“你们俩在伦敦待了一辈子却从未见过威尔士亲王，这怎么可能？”

显然这回轮到他们诧异了，他们惊呼道：“瞧你说的！怎么会呢，我们见过他几百回了。”

他们见过亲王几百回，还依然忍着严寒挤在同一所精神病院的一大帮病人中间，等了半个小时，指望能再见他一回。这话让人目瞪口呆，但即使英国人是这么说的，你也必须得相信他们。我思来想去，给出这么一条评价：

^① 威尔士公国的元首，自1301年英格兰吞并威尔士之后，英王便将这个头衔赐与自己的长子。

“我完全不能理解。如果我从没见过格兰特将军^①，我也怀疑自己是否会仅为看他一眼而这么做。”最后那个“他”字语气稍有强调。

他们茫然的表情表明他们正诧异这两种情况的相似性从何而来，然后他们茫然地说道：“当然不会。他只是个总统而已。”

毫无疑问，事实是人们永远对王子感兴趣，这兴趣不会消退。而这位未尝败绩的将军，从不召开作战会议的将军，唯一一位曾向绵延一千二百英里的战线发号施令的将军，这位将支离破碎的合众国团结在一起，并且重建起一个赛过任何独裁王朝的持久强盛的伟大国度的巨匠，对这些人来说却没什么了不起。对他们来说，我的将军毕竟只是个人而已，而他们的王子明显不止如此——他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建设与宪法的体现，普通人碰上他就如同微弱的萤火遇上日月的光辉。

我看了《唐怀瑟》的最后一幕。我在幽暗和静默中默默等待了一分钟，两分钟，不知道到底是多久，而后幕后的乐团开始演奏，远处的舞台发出悠长的叹息。不久帷幕拉开，显出后面夕阳下的树木和路边的殿堂来。一个身着白袍的女孩正在祈祷，旁边站着一个男人。接着雄壮的合唱声由远及近，一直到谢幕都是音乐，只有音乐——使人心醉神迷的音乐，使人自掏腰包带着一堆行李不远万里但求一听的音乐。

我想对那些准备明年来看瓦格纳歌剧的人说，请带上你们的饭盒。如果你带了，你会对我心存感激，否则你会发现饿死在拜伊罗特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拜伊罗特只不过是个体子大一点的镇子，还没有大型的旅馆或饭店。主要的旅馆有金锚和太阳这两家，两家都没有好点的饭菜。不，我是说你可以过去看别人吃。这倒

^① 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美国军事家、政治家，第18任总统。曾在南北战争中立下彪炳战功。

是免费的。城里到处是餐厅，但都又小又差，而且太讲究习俗。你得早早预订餐桌，但是往往你到的时候位子上已经有人了。我们经历过这种事。我们每天都在争抢中过活，我说的我们可是指一大群人。不用争抢的只有那些老手，他们来过这里，是熟门熟路的忠实信徒。我估计第一场戏开演的前一个礼拜他们就来了，并且订下了整个表演季的所有位子。我的一大家子试过了各种地方，有些在城外一两英里的地方，但是只找到些零碎的吃的，从来没有一顿完整的饱餐。易于消化？不，恰恰相反。这些零碎的食物就像拜伊罗特的纪念品一样坚硬，而且作为纪念品来讲它们也不怎么样。相片会褪色，古玩会遗失，瓦格纳的半身像也会损毁，可是一旦你吃了一顿拜伊罗特餐馆的饭，直到你死它都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有些朝圣者实际上在这里成为了展柜，拜伊罗特纪念品的展柜。科学家们相信不管在哪，只要检查一个死去的拜伊罗特朝圣者吃了什么，就能断定他是从哪来的。但是我喜欢这歌谣。我认为在晚上八点，当所有饥荒逃难者都来“贮存”过他们的“纪念品”并且离开后，一份叫做“艾米达吉”的破烂真是硬得像石块一样，你跪在上面都不会发出一点碎裂的声音。

 礼拜二——他们为主要角色准备了两拨演员，其中一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由玛特纳和阿尔瓦里领衔。我觉得准备两拨演员是必要的。无疑，一拨演员将在一周内精疲力竭，因为所有演出都从下午四点开始到晚上十点结束。几乎全部六个主唱都累倒了，而且明显地，为了钱他们要尽量掩饰杂音。如果他们有一种轻柔如耳语般的神秘感觉，就要让大家知道。歌剧只在周日、周一、周三和周四演出，每周表面上有三天休息，两拨演员演出四场歌剧，但休息时间大多被排练牺牲了。据说休息日的排练有时候从早上一直进行到晚上十点。是不是也有两个乐团？很可能如此，因为乐团名单上有一百一十个名字。